

苒苒印拾



骆苒苒

5-017-6716

苒苒印章选

代出版社

骆芃芃印章选



现代出版社

骆芃芃印章选



装帧设计：李 萌
责任编辑：邵小宁

芃芃印拾

骆芃芃

现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华里 504 号 邮码 100011)
北 京 新 华 彩 印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发 行

*

开本：787×1092 1/24 印张：3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028—840—5/j·024
定价：4.80 元

一条无尽的路

——略谈青年篆刻家骆芃芃其人其印

于 淼

“我非常喜欢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的一句话：‘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这是青年篆刻家骆芃芃十分推崇的话语。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倡导的古文运动，扭转了六朝以来统治文坛数百年浮艳柔靡的文风，将唐代的散文推向高峰。他所说的“笑”，即指世人对他创立散文新风格的讥笑，而他认为，越是讥笑，就越能表明他文体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相反，若是受人的赞誉，他认为这就说明了他文章并没有脱离俗套，仍然与六朝文风同流合污。芃芃说，韩愈的话不仅适于文学创作，也适合她的艺术创作。

果然如此，骆芃芃自1980年在荣宝斋从事书法篆刻专业以来，的确创出了一条富于个性化的艺术之路。她的篆书源于秦汉，着眼于现代，融秦篆、汉碑额、秦汉砖文、诏版及汉缪篆等于一身，即有传统书法的根基，又有现代人对书法的理解，朴茂相生，风格特异。她的篆刻从秦汉印入手，下功夫于吴昌硕、赵之谦、吴让之、来楚生等名家。同时她亦曾受过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篆刻艺术家康殷先生和著名篆刻艺术家熊伯齐、顿立夫等诸位先生的教诲，既博采古今众长，又独具个人风格。在北京市举办的书法篆刻比赛中，她两次获得头等奖；全国乃至国际书法篆刻大展，她多次崭露风采；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经常聘请她去讲学；一些《名人录》、《艺术家辞典》收录了她的姓名作为辞条。她的书法篆刻作品、篆刻理论性文章不断地发表、出版；各路名家向她索印纷至沓来。她的篆刻和她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且名声在外。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许多国家都有她的印记。有些日本书家，还常常专程前往向她求印。

然而，这累累果实，是在她对艺术真谛的苦苦的追求中和不断地否定自身的同时得来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当我一踏上路的时候，便意识到，我将永远沿着这条路走下

去。”的确，她本来可以“轻车熟路”，“玩”一般地应付着一切向她索印的人。在荣宝斋多年的艺术熏陶下，在优越的环境中，她一开始就是以治印的敏捷而著称的。也就是说，以她的聪惠和勤奋，她很快就成为一名治印老手了。早在1982年，日本书家就送给她一个美名——“神刀女”。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此。她常说，技法娴熟，基本功扎实是刻好印的前提，但是一味靠着这些，不动脑筋，不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往往会使印章过早地定型，走向程式化。因此，在几年的治印过程中，她多次否定自己的过去，不惜打破自己已经形成的风格，追求和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一开始，她取法秦汉，刻出了一批平正、自然、古朴苍莽的好印。行家看后赞道：“治印之老道，绝非出于青年之手。”这一点，在她的“望孔子之门墙”中还有体现。之后，她又致力于吴昌硕、吴让之、黄牧甫等印章粗犷的一面，追求刀法的雄劲，豪爽。这一时期她的印章多表现为豪放、博大、傲岸的壮美。行家又说：“观此印，非壮汉不能为之。”的确，在艺术创作中，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女性。她蔑视世俗对女性的要求标准和对女性的“优待”。她的“自强不息”、“九色”、“求索”（白文椭圆形印）、“大玉不琢”等印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些特点。

近两年来，艺术界的改革风起云涌，篆刻艺术的更新换代也迫在眉睫。“如何才能源于传统，别于传统，乃至高于传统”，这是芃芃经常思索的问题。芃芃认为，篆刻艺术是中国传统的民族艺术，要给她注入新的血液，要创新。但是无论怎么创，都不应变其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艺术之魂。无论怎么变，都不应丢掉这个“魂”，不能“魂不附体”。因此，篆刻的创新，应该是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和突破。当然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前提应该是适合或者引导人们的审美情趣，被当代社会所接受。在这一时期，芃芃发现在来楚生的印和古玺印当中存在着某种类似现代人的“现代意识”，也就是说，存在着某些很容易被现代人接受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往往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审美情趣。于是芃芃融来楚生印和古玺印中打破人的视觉常规之笔于自己的印中，加上自己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认识，面目新奇，哲理性强。她的“风马牛”、“长青树”等印，都是这类印章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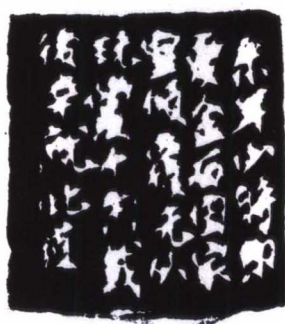


为了使篆刻这一民族传统艺术发扬光大，芃芃不断地丰富自己，加强自己各方面的修养。她吟诗填词，舞文弄墨。她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和书法绘画，并各有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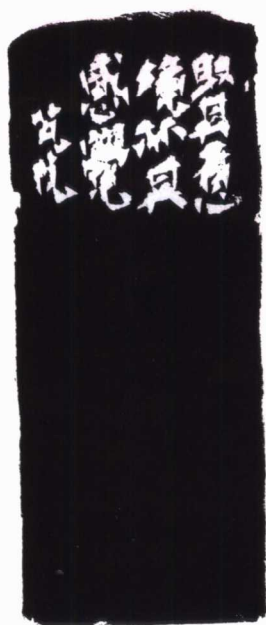
芃芃认为，东方艺术是以其虚为主，实为辅，虚多实少为共同特征的。篆刻也向来是以其自然天趣，超凡脱俗而流芳百世的。因此，芃芃近来的创作又向着新的更高的境界攀登了。她的“风物长宜”、“金石永寿”、“天淡云闲”、“退之”等印，在意境和取法上都显示出她丰富的想象力和高雅的情调。稍后，她又推出了一批不同以往的“感觉印”。在治印的时候率性而动，抛弃一切手工机械因素，用意境带感觉，用感觉追意境。心手合一，天人合一。她的“烟水千重”、“原我”、“告别往昔”、“不要面具”、“江南骆氏”、“骆芃芃字画章”等印都是这一情感的流露。这一时期，她的印更多的是追求意境和格调，寄托情感和理想。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要表现一个具有东方艺术特征的‘散淡的’、‘超然的’、‘清新的’我”；“我要表现一个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刀下无的我”。

芃芃年纪轻轻，对自己的作品就做了三次较大的改观，而在每一次的变革中，迎来的并不都是赞誉，同时也有过讥讽。然而她并没有退缩，她就是在别人的理解或不理解之中上下求索，从而不断地完善她的艺术。当然，她也有苦恼，她也渴望理解，但她深深地懂得，艺术探索本身就是苦乐兼半的事；对理想的追求，从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她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走下去——向前，再向前。这充分体现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过人的毅力和胆识。也正是因为如此，纵观她的印章，才会有时而万马奔腾，时而孤鹭单飞；时而大气磅礴，气吞山河；时而又细雨绵绵，潺潺流水；时而绝壁悬崖，时而大路通天；时而雷霆万钧，时而平湖秋月之感。其感情之丰富，内容之充实，意境之深远，形式之多变，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芃芃的路是无尽头的。在这条路上，她顾不得沾沾自喜地回顾，她一心考虑的只是如何在这条路上留下更新更美的“印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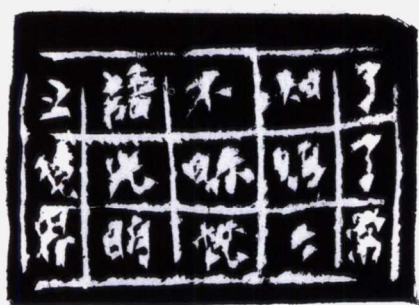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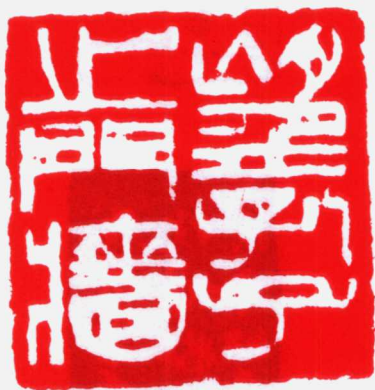




了了常知
昭昭不昧







不阿





